

## 长椅上的夏天

□ 余毛毛

我总是在早上八点多钟来到那座桥上,望着河水,心里面有点犹豫:我是走河的左边呢,还是走河的右边?然后我就看河边的柳树,如果风把柳枝往左边吹,我就走左边;如果风把柳枝往右边吹,我就走右边。确定好方向,我就下桥,沿着河岸慢慢地行走。今天,我走的是左岸。夏天里,早上八点多钟是个好时候,因为此时晨练的人们已回家;而此时又是太阳高照,这又吓阻了一些想出门的人。我挑这时候出门,正是想独占河流;更具体点说,我想独占河边我钟爱的几张长椅。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征,那就是椅边有树。在这时候,它们必须在树木浓荫的庇护下,否则,人是坐不住的。

沿着左岸往前走三千步的样子,有一张清凉的长椅正在等待着我。很普通很简单的椅子,铁扶手,防腐木条木钉成,一米八左右长。十几米外一排高大清俊的水杉像一排绿色的保镖护卫着它;椅后是一片粉红色的俏皮而热闹的打碗花,总会有那么三五朵钻过椅子的空格处,从下面和后面伸进椅子;一枝藤蔓温柔地缠住铁扶手,使得这平凡的椅子,在盛大威严的夏日里显得格外的婉约和妩媚;椅子的左边、右边全是柳树,生长在青碧的芳草地上;紫色的鸢尾花被长长的茎高高地挑起,伸进绿色的柳枝里,看上去就像一群紫色的鸟儿低低地穿行在柳枝中;而紧贴着岸边,一小片黄色的小人蕉正在临水自照,风情万种地卖弄着它们的轻薄和美丽;白鸽、喜鹊、八哥、斑鸠……这些林间常见的几种鸟已在几年间一一熟识并叫得出它们的名字,它们在林间草地鸣叫、行走、跳跃、穿梭、飞翔……间或河面上会有一只白鹭翩然而来,翩然而去;又或者它们在河边巡弋,不紧不慢地在河边走着,紧盯河面,然后翅膀奋张,长长的喙一下子扎进水中,水面腾起一股白浪花;它的双翅映在河面上,河边瞬间就像开放了一朵硕大的四瓣大白花,而它的口中已横衔着一条银光闪闪的鱼儿……

河对面也有两张我喜欢去的椅子,但一个人不能同时占有好几张椅子。第一张椅子坐落在一大片鲜嫩、清新、粉艳的酢浆草中,坐在那样的一片鲜花地上,生命是如此年轻有力;而第二张面前的河面上,有一片十几个平方的野生白睡莲,洁白的花朵俏立在清澈的水流上,旁边的莲叶高高地翘起,水下的茎将它们连接在一起,像是它绿色的护卫,我真是热爱那白色的花朵,那阳光与流水共同孕育的女儿。

我到长椅上是来读书的,我今天带来的是美国自然主义作家约翰·缪尔的《山间夏日》,我真是敬佩这个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人,他为了饱览山河壮丽的景色,居然在整个夏天里为人牧羊,并写下了这部磅礴而又瑰丽的日记。我读到这样的一段话:“沐浴在自然风光里,整日观察山脉不断变化的表情,观察平原的人连做梦也想不到的灿烂的星空,观察四季轮回,倾听水、风、小鸟的吟唱,简直令人快乐无忧。”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,坐在这户外长椅上,我感到自己同时坐在两个夏天中,一是身处的现实的夏天,一是浮动在往日时空里的心灵的夏天,而这两个夏天,都是那么的不同凡响。

## 门前风景雨来佳

□ 王 晓

枕上诗书闲处好,门前风景雨来佳。说的是我和我的乡下老家。

今晚,天降雨,由小渐大。昨日市区暴雨,老家这段,就是不下。这是奇怪的地理现象。无数次经过,南边狂下,北边一滴没有,一条马路干湿分明。

那雨来时,先淅淅沥沥,天空密云密布,只有东南角一方亮堂。我坐在走廊里望天,仰视,一幢幢别墅顶子快摸到黑云了。昏暗阻止我继续阅读,正好来看雨。

乡村有谚:“亮一亮,下三丈。”这是说,雨天,乌云中有亮光,雨就不会小。风一吹,墨汁一样的云块立即散开,雨也大起来,密集的雨线在天地间织起大网,整个集中居住区像装进塑料薄膜里,朦朦胧胧的。别人家二层的屋顶上,溅起阵阵烟雾,那烟雾顺着风往我家这边飘。地面暴雨飞溅,也是烟雾升腾。这个傍晚六点前后的时光,有点诗化了。

小区的绿化很好,我家的前面、东面、后面都有大片的绿化带,香樟、红枫、紫荆、紫薇、石榴酣畅地饱饮一顿,滋润了,也精神了。整个天地间,苍浑秀润。

我家院墙柱子上各放一只花盆,长了些多肉。一出太阳,我就担心它们被晒死。你想啊,地表温度都有五六十度,它们蹲在墙头,不接地表,没有外援,一天晒干一寸土,五寸高花盆里那点可怜的土,怕是早就干成灰了吧。可那些多肉植物硬是没死!生命真是伟大、神奇。

我爬到二楼去,方便俯视它们。一场大雨后,它们也水灵灵的,好像那焦黄还有几分返绿。小小的叶片,饱满多汁,像喝醉了。

院里菜地、花园的混合所在,也是我看不够的地方。七姊妹花,一般人叫它们蔷薇,是从城里的高等学府旁剪来自己扦插的。院前西边的七姊妹提前一年扦插,东边的滞后一年,那西边的枝条已经翻上院墙的栅栏四处蔓延了,东边的才往栅栏上够。我有心将这一面栅栏全部爬满七姊妹花,它们的花呈紫色,不大,却精致、典雅,最关键的是紧密,我爱的就是它们的蓬勃和热闹。晚雨也让它们如饮琼浆,更显精神。

菜地里,黄瓜、茄子还结着呢。莴笋红着,木耳菜绿着,连二发菜都知道缠藤,还要怎样好?

还有件事情想不通。我一缸睡莲,上周回来看它,里面的水离缸口一两寸,一周下来,再去,水还是这样,离缸口不远不近的。那水不被睡莲吸收,不蒸发吗?想不明白。下了一场暴雨,再往里面看,好似也无多大的变化,又是一只神奇的缸。植物的秘密,我不去细究,留点隐私给它们。

这个院子,我不是为它忙碌,就是呆呆地看它。有时坐在院中看,有时爬到二楼阳台看,怎么看都不厌倦。一看就能消磨掉半小时、一小时。光阴荏苒,我甘愿把生命的某段时光浪费在这里。

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曾对朋友们说过这样的话:“你们来找我,如果我不在,那就请我的花陪陪你们吧。这些花我陪了它们许久,说了很多的话给它们听,你们看见它们就和看见我一样。”小院的花花草草、各种蔬菜,于我也是这样的。汪曾祺对他朋友们说的话,也正是我想对来客说的。如果来访不遇,那就让我的花草陪伴你们吧。

暮色烟雨让我的小院更加惹人爱怜。我甘愿和光阴醉在这里。

故乡在丹阳县墅镇,一座古老的江南水乡小镇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前,小镇只有一条长不足1公里、宽约3米多,由麻条石铺成的街,小镇的人都叫它老街。儿时,我的家位于老街西面,俗称“西街头”。

老街的两旁,大部分都是木质结构的民居,供销社、药店、保健站、新华书店、茶馆、老虎灶等公共设施沿街两侧鳞次栉比,让老街成为小镇名符其实的经济文化中心。记忆中,最吸引我们小孩的是“西街头”老蟹开的补鞋店。我刚上小学时,老蟹大约40来岁。这“老蟹”的外号从何而来,一直无人考证,但当时老街的人都这么称呼,久而久之,其真名反倒鲜为人知了。

记得老蟹的补鞋店也就20来平方,除补鞋外,还兼租小人书、卖大碗茶,在当时也算是多种经营了。店里的一面墙壁上,老蟹并排挂上了四五排绳子,那众多的小人书便一本本整整齐齐地挂在绳子上。想看时,只要和老蟹打个招呼,便可以到绳架上自行挑选,一分钱一本。但那时的农村家庭,条件还是非常拮据的,大人偶尔能发慈悲给上几分钱,到老蟹店里看上几本,就是莫大的快乐了。

大碗茶则是摆在鞋店门口两张拼起来的方桌上,说是大碗,其实是一种很厚实的玻璃杯,杯子上还盖有块截剪得四四方方的玻璃,红茶一分一杯,绿茶两分一杯。因为平时老街的人流量非常有限,大碗茶并没有多少生意。只有到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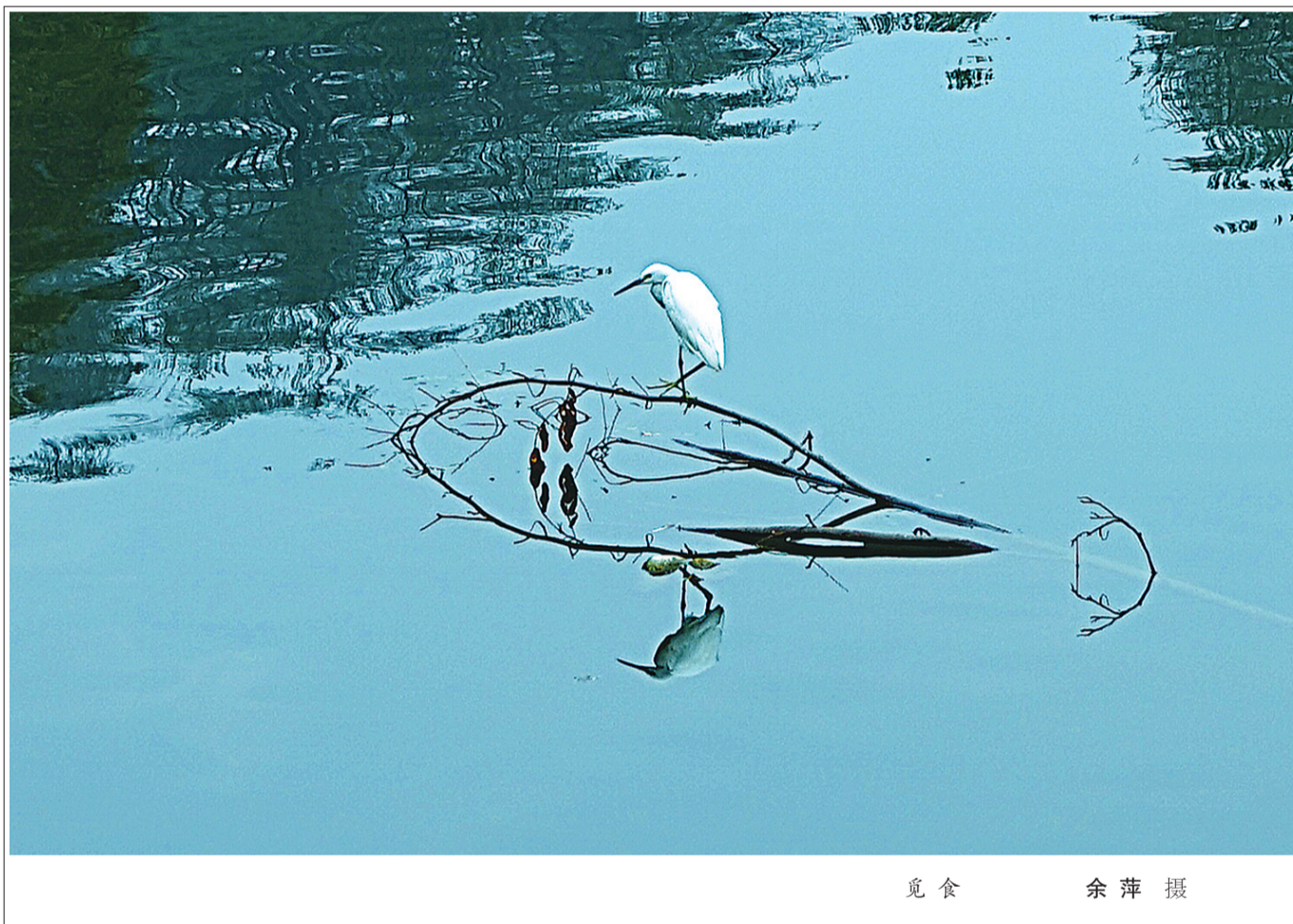
每月赶集的日子,坐在店门口喝茶的人才会多起来。每到这种时候,老蟹又要补鞋、又要卖茶,往往就没那么多精力盯着小人书了。

发现这个秘密,我们总是把平时的几分钱攒起来,留着到赶集的时候去租小人书看。趁着老蟹没空盯着,看完一本便迅速地到绳架上换上一本,坐在小板凳上继续看。也有时候,我们几个小伙伴会一起去,每人租上一本,看完后几人偷偷换着看,一般老蟹也发现不了。这样,每人花上一两分钱,有时竟能连着看上五六本小人书。回家的时候,除了看小人书得到的精神享受外,那种“赚便宜”的心态也会让我们感到莫名的快乐。直到若干年后,我回老家偶尔遇到老蟹,还非常得意地和他说起小时候“赚便宜”的往事。孰料老蟹听完却哈哈大笑,说当年早就发现我们这些小孩子聚多了,夏天要让大家给他打打扇子,冬天要让我们回家给他搬个小火盆烤烤火。吊足了胃口,才会咳嗽一声,抿口茶润润嗓子正式开讲。记忆中,老蟹

的“说书”特别受欢迎,他脑子里的故事是那么的,三国、水浒、西游记、封神榜,还有聊斋里那些听了让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,仿佛中华上下五千年就没有他不知道的。讲至精彩处,连门口喝茶的大人们都禁不住围拢来听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,随着《射雕英雄传》等港台影视剧热播,武侠小说开始流行开来。老蟹因势而为,把墙壁上那几排绳子换成了简易书柜,由出租小人书改为出租小说书,每本每天一毛,热门小说每天两毛。在小镇,老蟹的租书还是第一家,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生意是异常地火爆,热门小说常常要登记排队好多天才能轮到。除了武侠小说外,老蟹的店里还有很多中外经典小说,像四大名著、《平凡的世界》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《狂人日记》《堂吉珂德》等等。记忆中,我开始读这些经典小说,就是那时从老蟹店里租着看的。当时为了省钱,一本小说往往不到一天就囫圇吞枣地看完了,对里面的内容也是一知半解。直到工作后有钱可以自己买书,再把这些经典小说买回重新慢慢品读时,才领略到这些经典中蕴藏的历史弥新的人文知识和时代魅力。

进入90年代,随着人们经济生活的富裕和文化生活的丰富,电视机、录像机等稀罕玩意开始逐步走入小镇的家庭。不得不佩服老蟹的经营头脑,还是那几排书柜,他把小说书又换成了录像带,在小镇率先租起了录像带,每盘每天一元,生意依然那么火爆。



觅食 余萍 摄

## 神秘的快递

□ 王春玲

帮别人收快递本是寻常事,可我还是无法忘记几年前的那个神秘快递,我甚至不拘礼节请求那个孩子打开给我看。

那是五年前的事了,当时有个全国性的少年球类比赛在我们这边举行,选手住在我们学校。放暑假了,我因为招生在学校加班。我从网上买的快递到了,快递小哥问我是否认识球队的一个学生,有他的快递却打不通电话。参加比赛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,我一个也不认识。当了妈妈的人心会格外柔软,我虽然做不到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,想到可能是父母寄给孩子的东西,还是帮忙取了。我联系了球队教练,她告诉我队员里根本没有这个名字,我又仔细看了看包裹,上面的地址是我们学校,括号里注明是扬州某中学的球队,发货地址却是济南。我想可能是孩子自己在网上买的,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非得这个时候买呢?比赛不过是一周时

间,等回家买都来不及的到底是什么呢?我愈发觉得这个包裹很重要。找到那个学生并不容易,电话打不通,来比赛的人很多,他们之间也互相不认识,费尽周折,比赛结束的前一天我终于在操场上找到了他。

那是个读初二的男生,高高的个子,有些腼腆,我第一句就问他在网上买了什么,他说没买东西。从操场到我办公室取包裹的路上,我还是忍不住问那个包裹里到底是什么,他说可能是妈妈寄给他的浴巾,我否定了,那个小箱子里的东西颇有些重量,想必不是浴巾。他说也可能是妈妈寄的书,我觉得有点,可寄件地址却是济南。到了办公室,把包裹给他的浴巾,我忍不住了好奇,建议他打开看看。那个学生当着我的面打开了包裹,里面是一些袋装的花生米、腌辣椒之类的小咸菜。原来,妈

妈怕孩子吃不惯饭菜,千挑万选了孩子喜欢的小咸菜,在网上买了快递过来。孩子不过是临时来比赛几天,他也不方便随时带着手机,能不能收到真是未知数,何况这样寻常的东西随地都能买到呢!

其实,这样的傻事每个妈妈都曾经为孩子做过不少吧,我也不例外。几年过去,我早忘记了那个学生的名字,只是我会永远记得那个神秘快递里的母爱。很多时候,至爱就是智碍啊!我想起了在某本书上看过的一句话:“决不用全部心思去爱一个男人,用三分之一的心思就不能算负情于他们了。”其实,母亲对孩子也该用三分之一的心思去爱。孩子在我们生命中很重要,甚至是最重要,但孩子也是独立的生命,他(她)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和未来,太多太多的母爱,对女人是一种负担,对孩子也是一种伤害。

## 老街·老蟹·老店

□ 项志明

进入21世纪,录像机慢慢淡出了人们视野,代之的是VCD机、DVD机等,老蟹又把录像带改为租光盘。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,小镇人们的商业头脑也得到了极大开发,租光盘的店宛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,1公里不到的老街上竟有五六家,加之光盘本身价格低廉,老蟹的生意自然没有原先那般火爆了。只有补鞋的营生,老蟹一直没丢,后来还增加了修拉链、配钥匙等活计。活计不多时,兴致上来,老蟹依然还会说上一段书,但早已没了我们小时候那么多忠实的小听众,只有三两个没事的老人偶尔会聚拢来听听。说上一段,看大家兴致不大,老蟹也就表情落寞地便息鼓了。

一晃多年过去,如今再回墅镇,老街虽然还是那条老街,但随着社会的发展,早已失去了旧时的繁华和热闹。老街两侧那些古色古香的江南民居大都翻建成了新式楼房,曾经的商铺也已逐步搬至河对岸的新街,散落在老街的中和茶馆、供销社等仅有的几栋老房子,虽然还基本保持着原有风貌,但早已被岁月的刻刀雕琢得犹如风烛残年的老人,“西街头”老蟹那间补鞋店不知何时也已关门歇业,老街成了真正意义的“老街”。

只有街面那些坑坑洼洼、错落有致的麻条石,虽历经多次修缮,依旧保持着原有的模样,时时向人们诉说着小镇的悠久历史和那些尘封的店铺繁华,折射出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,不时勾起我们这些小镇游子记忆深处的家乡情怀……

## 别样的夏雨

□ 王昱弘

盛夏的雨,热情奔放,狂风、闪电和豆大的雨点,往往能在一瞬间释放能量,从空中倾泻下来。但来得快去得也快,不消一会儿,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;秋天的雨,则是细细的雨雾,雨水喷洒在大地上,很快便会消散,持续的时间很长,一下就是几个小时。夏末秋初的雨,则将两者的特点结合了起来,并生出了很多奇特的现象。

夏末最常见的是细雨,乌云渐渐靠近、积聚,笼盖了城市的天空,突然,一丝细细的雨水飘落下来,细到看不清雨水的轨迹。一丝、两丝,一片淡淡的雨雾飘下来,变成了一阵同样虚无的水汽。雨,就这样慢慢地下了起来。雨水洗净了空气,恍然间,自己已经站在一片蒙蒙的水汽之中了。匆忙的、悠闲的、愉快的、悲伤的行人穿行在雨雾中,他们穿着雨衣,打着雨伞,匆匆地出现在前方的水雾中,又匆匆地在周围的水雾中隐没,一个个如迷雾中的幽灵。突然,一束光柱照亮了周围的世界,在这束光柱中,雨丝闪烁而过,留下一个晶莹的雾状幻影。光柱又消失了,水柱后方,两团红光依然亮着——一个由光组成的精灵。幽灵,精灵,还有雨雾中的城市,宛如一个魔法世界。

夏末还有一种奇特的雨,它有着暖暖的名字,叫太阳雨。热烈的阳光普照着大地,天空又高又蓝,在天与地之间的辽阔的空间中,似乎有一颗颗晶莹的水晶在坠落,啪,落地了,一块地面湿润了,天空被闪烁的雨滴沾满了,它们不是水晶,是群星,灿烂的星海出现在了眼前。星海来到了我们周围,我们仿佛穿越到了那片天空之外的空间。就暂且叫它们流星雨吧,它们落到了身上,湿润而温暖,而我们,正沐浴在一片光与水的奇迹之中。这些,正是夏雨与秋雨的精华所在吧。

本栏目书籍由新华书店提供

<p>《秦俑两千年》 (英) 爱德华·伯曼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定价: 88.00元</p>	<p>《八百种死法》 (美) 劳伦斯·布洛克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定价: 49.90元</p>	<p>《越自律,越自由》 晚情 著 青岛出版社 定价: 39.80元</p>
<p>关于秦俑的一切想象、现实与未知! 一带一路重要文化输出成果, 陕西省文物局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严谨审定, 珍贵照片及研究新发现。</p>	<p>布洛克以冷硬、醉人、有风格的笔调, 塑造了游荡在纽约街头的酒鬼侦探马修·斯卡德。《八百种死法》出版后, 主人公马修迅速成为“繁华都市中的孤独者”的代名词。</p>	<p>从深度的自剖开始, 找到内在不稳定的根源, 不再被外界干扰内心秩序。学会正视合理需求, 活出力量感和边界感, 让人际关系更加得心应手。</p>